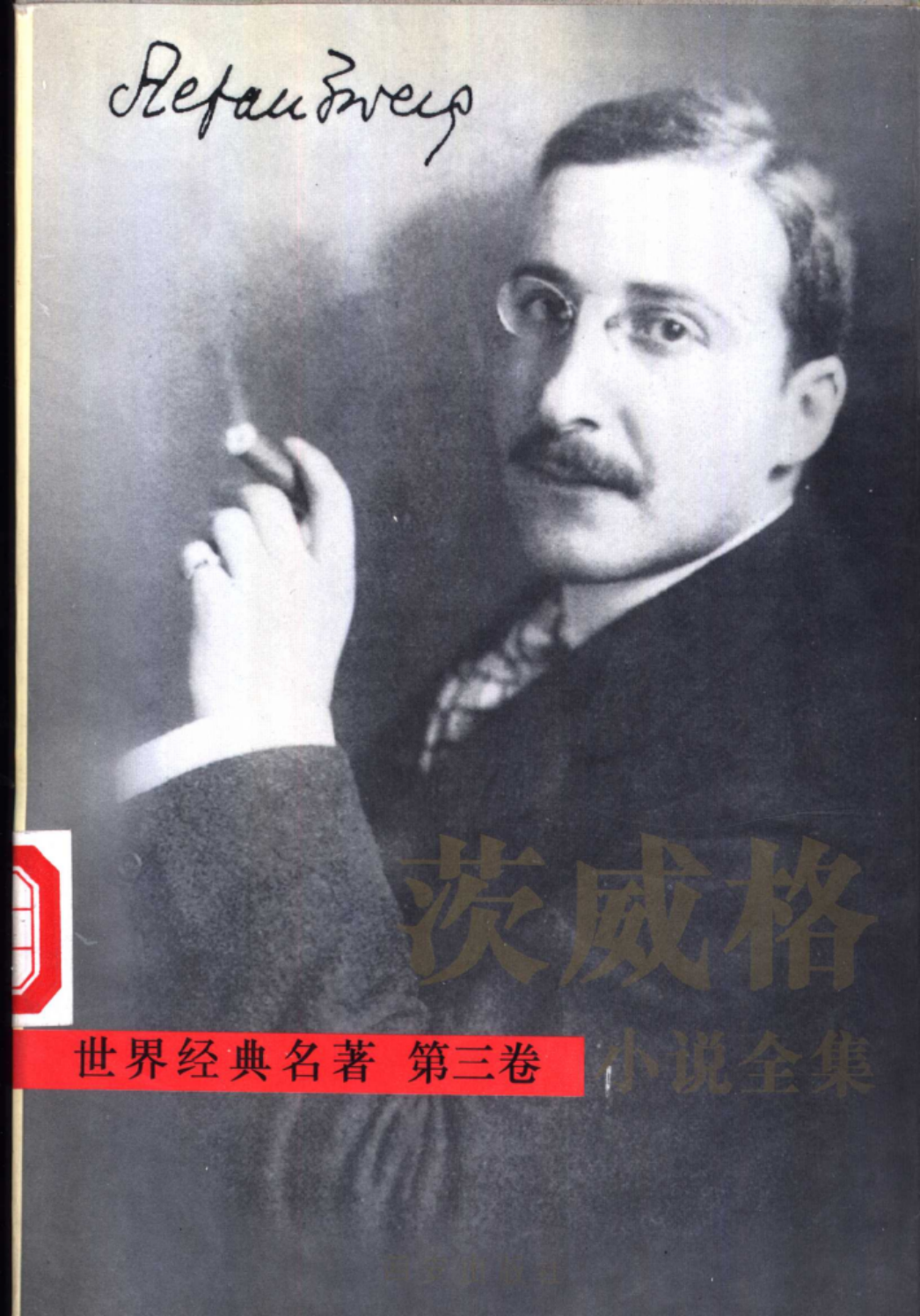


Hefau Zweis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Stefan Zweig, a man with a mustache and glasses,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patterned scarf. He is holding a lit cigarette in his right hand.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茨威格

世界经典名著 第三卷 小说全集

南京出版社

著名奥地利作家，世界级小说大师茨威格，早就以他的杰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等，赢得广大读者的深深喜爱。茨威格小说构思精巧，人物生动，语言优美，尤其擅长细腻深刻的心理分析和描写。

本书系国内第一部集全这位大师所有长、中、短篇小说的全集，由著名专家高中甫先生主编，译文优美、流畅、传神，全集将为广大喜爱茨威格作品的读者，提供了一部珍贵的收藏品。



* T 0 0 0 1 1 5 *

世界经典名著

茨威格小说全集

第三卷

西安出版社

茨威格小说全集

主 编:高中甫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

电 话:(029)7233570 7221384

邮政编码:710003

印 刷:西安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2.375

字 数:1500 千字

版 次: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0,001—20,000

ISBN 7—80594—228—5/I·51

定 价:69.8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目 录

心灵的焦躁	谢建文 陈慧 郑建萍	译(1)
情感的迷惘	潘璐 林源	译(382)
一颗心的沦亡	程蜀生 译 高中甫	校(457)
看不见的收藏	高中甫	译(489)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纪琨	译(503)
旧书商门德尔	薛高保 译 杜文棠	校(567)
日内瓦湖畔的插曲	高中甫	译(593)
普拉特尔的春天	张玉书	译(601)
象棋的故事	樊修章	译(615)

【附录】

茨威格 1936 年用英文亲笔写的简历	高中甫	译(667)
绝命书	高中甫	译(669)
年表	高中甫	编写(670)
后记		

心灵的焦躁

“同情恰好有两类。一类同情，懦弱而感伤，其实只是心灵的焦灼而已。只想尽快摆脱因他人的不幸而起的难堪与激动，这种同情，根本就算不得同情，仅仅是自己的心灵在本能地抗拒他人的不幸。而另一类同情，才是真正的同情——并不多愁善感，却富于创造性。它知道，它想做什么，而且决计同他人一道耐心地忍受一切，直至耗尽自己最后的一丝气力，甚至力竭之后也仍在坚持。”

“家有碧梧桐，自引凤凰来，”格言集中的这句格言，个个作家都可以放心大胆地以下述含义予以确证：“谁给别人讲得越多，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也就越多。”人们总以为，在作家的脑海里，想象力在一刻不停地纵横驰骋，作家根据取之不尽的积累，无休无止地虚构出种种事件与故事。这种过于随意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其实作家用不着虚构，只要能保持日益精进的观察与倾听的本领，就自有各种形象与事件连连不断地

找到跟前,让他做它们的传话人。谁要是常常致力于解释他人的命运,那么,会有许多人向他倾诉自己的遭遇的。

本书叙述的故事,也是别人向我吐露的,几乎是原原本本的复述。而且故事的得来,纯属偶然。上次我去维也纳,为杂七杂八的事情弄得疲惫不堪。晚上去市郊一家饭店用餐。本以为这里早已不时兴,光顾者想必寥寥,可刚一进门,就发现自己错了。叫人好不懊恼。在第一张餐桌旁,立即有个熟人站起来邀我到他身边落座,用各种手势表示他真诚的快乐。可我并未报之以同样的热情。但如果这位殷勤的先生本人惹人生厌或者令人不快,那也不确。他只不过是那种热衷于结交的人。他们就像孩子集邮一般,勤奋地收集着熟人,因此对其收藏品中的每一份样本都感到分外骄傲。对这个心地善良的怪人——其副业是做一名博识而能干的档案管理员——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仅限于这样一种谦卑的满足,即:对偶尔披露于报端的每个人名,能自负而不加思索地补充道:“我的一名好友”,或者“啊,昨天我还碰到过他”,抑或“我的朋友A告诉我,我的朋友B这么看”,就这么按照字母顺序一气说下去。在他的朋友举行首场演出时,他准会鼓掌喝彩,第二天早晨还会给每位女演员去电话表示祝贺。他不会忘记朋友们的每一个生日。报上不快的消息,他一概瞒住不说,而读到赞扬的报道,则怀着衷心的关切给朋友寄去。所以说,他并不是个惹人生厌的人,因为他的热心是真诚的。如果有人请他帮个小忙,或者竟是为他收藏熟人的珍品陈列室添上一样新东西,那他就喜不自禁了。

但不必对这位“百沾边”朋友——维也纳人通常以这一轻松愉快的讥讽性字眼来概括五花八门的假绅士当中那类心肠不赖的寄食者——详作描述,因为人人熟悉他们,而且都清楚,如果不采取粗暴的态度,就没法摆脱他们令人感动的、无

害的扯淡。我就是这样无可奈何地坐到了他的身边。我俩闲聊了一刻钟，这时有位先生走了进来。此人身材高大，气色颇佳，外表年轻，但两鬓刺眼的灰白，因而引人注目。其步履间腰板挺直的特有姿式，让人即刻看出他以前是名军官。我的邻座霍地跳将起来，以他独有的殷勤劲向他打招呼。可那位先生对这份殷勤劲的回礼，与其说是客气的，倒不如说是漠然的。新到的客人还未在急急赶来的侍者身边点菜，朋友“百沾边”即已挪到我跟前，悄声说：“您可知道他是谁？”我早就了解他那种收藏家的自豪感，即喜欢炫示其收藏中每一件还算得上有趣的样品，生怕他吹个没完，因此只相当冷淡地说了声“不知道”，且继续切自己的巧克力蛋糕。可我的冷然处之反倒使这位“姓名收集者”更为兴奋。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掩住口，轻声细气地对我说：“这位先生就是总军需部的霍夫米勒。您可知道，他在战争时期荣获过玛丽亚·特雷西亚勋章。”这一事实仿佛并未如他期望的那样使我震惊，因而他便以爱国主义读物中惯有的热情，开始向我兜底儿叙述骑兵上尉霍夫米勒在战争中立下了怎样显赫的战功。说是他先在骑兵部队服役，后在皮阿韦河上的侦察飞行中，一人击落三架敌机，最后调到机枪连，占领并坚守一段前沿阵地，达三日之久。我朋友讲述的一切，包含着许许多多的细节（在此就从略了）。叙述过程中，他再三表露出无限的惊讶：我居然对这位了不得的人物毫无所闻，卡尔皇帝为了表彰他，可是曾亲自授予他奥地利军队中最珍贵的勋章呢！

我不禁受了诱惑，于是朝邻桌望去，以便一睹两米之外那位已载入史册的英雄的伟姿。但我碰到的却是一道冷峻而愤怒的目光，它似乎想问：这家伙给你胡吹了些我的什么呢？我身上没啥好瞧的！同时那位先生还以一种显然不友好的动作将椅子移到一旁，决然地以脊背对着我们。我有些羞愧地收回

目光,从此不再往那边看,甚至不再好奇地扫一眼那张桌子的台布。过了一会儿,我向那位诚实的饶舌者告辞,临出门时即发现,他立刻换了位置,坐到英雄身边去了。也许是为了同样热忱地介绍我吧,就像他在我面前叙述那位英雄一样。

事情不过如此,我看了他一眼,他投向我一瞥。这次匆匆的偶遇,我本会忘个干净的,岂料第二天,在一个小型社交晚会上,又遇见了这位不久前态度冷傲的先生,真是巧得很。而且他身着晚礼服,比起昨天他穿的更像运动服的火姆斯本呢便服,更引人注目,更显得潇洒。我俩竭力掩饰自己的微笑。这是身处人群中的两人同守一个秘密时会有的那种可疑的微笑。他认出了我,正如我认出了他一样。也许我们都为昨天那位劳而无功的撮合者感到恼怒或者开心。起初我俩避免交谈,可不交谈不可能,因为我们周围正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

如果我提一下讨论发生在1938年,那么,讨论的题目预先便露底了。我们这个时代未来的编年史家,有朝一日会断定,1938年,惶然失措的欧洲,每一个国家的每一次谈话,几乎都是揣测新的世界大战有无可能爆发。这一主题不可避免地成了人们每次聚会必谈的内容。有时人们有这种感觉,似乎根本不是人们在估测与希冀中发泄自己的恐惧,而是氛围本身,是激动不安、承载着神秘压力的时代气息,想在话语中扩散。

主人——一名职业律师,属刚愎自用的性格——挑起了话头。他用流行的论据来论证流行的胡言,说什么:年青的一代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不会像投身上次大战那样,再这么毫无准备地投入新的战争。进行战争动员时,他们就会枪口朝后开火的,尤其是像他这样的前线老兵,没有忘记什么在等待他们。在几万家、几十万家工厂制造炸药与毒气的当口,他却夸夸其谈地、满有把握地否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那样的漫不

经心，一如用食指轻轻弹落他烟头上的烟灰。他那种夸夸其谈的、很有把握的样子惹恼了我。我很果断地回击道：不要总是相信那些想当然的事情。操纵着战争机器的机关与军事机构同样没有睡觉。在我们为种种空想陶醉的时候，他们却充分利用这一和平时期，事先将民众组织起来，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中，在某种程度上可说已进入射击位置。就是处于和平时期的现在，因为宣传的日臻完善，那种普遍的奴性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比例增长。但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假使无线电波将战争动员令传至千家万户，从此时起，将不会遇到任何反抗。今天，人如尘粒一般，其意志压根儿就再也算不得什么了。

自然罗，大家都反对我，因为实际的情形表明，人内心深处自我麻醉的本能，最喜欢将已意识到的种种危险说成是没影的事儿，好以此脱开身来。况且隔壁房间已备下丰盛的晚宴，我对空泛的乐观主义发出的这等警告，当然就不受人欢迎了。

出人意料的是，那位玛丽亚·特蕾西亚骑士勋章得主此刻却站在我一边，助了我一臂之力。哦，偏偏是他！刚才我的本能还错误地估计他是我的敌手呢。他神情激昂地说，如今这年月，还考虑人愿不愿意这问题，纯粹是胡闹。因为在下一次战争中，真正的功绩将记在机器名下，人降格了，至多不过是同一台机器上的某种部件而已。早在上次大战中，他在战场上就未遇到过多少明确肯定或否定战争的人。多数人都是风卷尘埃似地给卷了进去，而后干脆就陷在了那个巨大的旋涡中。每个单个的人，正如大口袋内的一粒豌豆，被来回倒腾着，任凭他人随意摆布。就总体而言，陷入战争的人甚至可能比逃出战争的人多。

我吃惊地凝神细听。尤其是他往下陈词时的那份激昂，引发了我的兴趣。“我们不要沉醉于幻想。如果今天有随便哪个

国家,为了一场纯粹是异国他邦的战争,比方说为了波利尼西亚群岛上或非洲某个角落里发生的一场战争,而擂起鼓来征兵,那么,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未弄清底细就一径跑来。他们也许只是出于躲避自我这一兴致,或是因为环境不称心。对战争真正的抵制,我可是只能说,几近于零。个体反抗一个组织,总比一味地随波逐流需要有大得多的勇气,即个人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在我们这个组织与机械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时代,正销踪灭迹。在战争中,我几乎只遇到过群体的勇气,即队列间蕴藏的勇气。谁要是更切实地研究这一概念,便会发现甚为奇特的成分:多多的虚荣,多多的轻率,甚至还有无聊,但主要是多多的恐惧——嗯,也就是害怕落在人后,害怕被人嘲笑,害怕单独行动,尤其害怕与众人的热情相悖;那些战场上被视为最勇敢者的人,在我个人看来,在而后作为平民的我看来,其中大部分都是些相当可疑的英雄。请允许我说,“他谦恭地转向哭丧着脸的东道主道,“我自己也绝不例外。”

他讲话的方式让我高兴。我很想朝他走过去,但这时女管家请大家用晚餐,而且我俩的席位隔得很远,所以便没有再交谈。直等到众宾客起身告辞,我们才在衣帽架旁碰到一块。

“我想,”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共同的庇护者已间接地为我俩作过介绍了。”

我同样报之以微笑,道:“而且很详尽。”

“他大概着实吹嘘了一番,说我是一个怎样了不得的阿喀琉斯,而且还频频将我的勋章抬了出来吧?”

“大致如此。”

“是啊,他为我的勋章感到万分骄傲,就像您为自己写的书感到自豪一样。”

“可笑的怪人啦!可品质比他恶劣的有的是。哦,对了——如果于您方便的话,我们还可以一道走上一段。”

我俩向前走去。突然，他转过脸来对我说：

“请您相信我，如果我说，多年来，没有什么比这枚我觉得太招人眼目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更让我遭罪的了，那么，我真的不是在讲空话。坦诚地说吧，当初我在战场上得到这枚勋章，将它佩在胸前，起先自然是激动不已。我毕竟已被培养成一名军人。在军官学校，如听一则传奇似地听人讲起过这种勋章。说这种勋章每次战争大概就颁发给十几个人，啊，珍贵得真像从天幕摘下来的星星。是啊，对一个 28 岁的小伙子来说，这真是了不得。你一下子就站在整个队伍的前面，所有惊奇的目光向你投来，你胸前忽然有个东西像一轮小太阳似地熠熠生辉，而且难以接近的皇帝陛下，握着你的手表示祝贺。可是您瞧，这种奖励只在我们行伍界才有意义才有效，而战争一结束，我便觉得，一辈子要作为盖了图戳的英雄——就因为你有那么一次的确勇敢过二十分钟——四下里走动，很可笑。你也许并不比其他成千上万的战友勇敢，不过是运气上占了先，让人发现了。比这更令人吃惊的或许是，你活着回来了。我所到之处，人们都紧盯着这个小金属片看，继而以敬畏的目光打量我。过了一年这样的日子，我彻底厌倦了，我可不愿意作为一块活动纪念碑四处走动。我之所以战争一结束便退伍做平民，内中的决定性原因之一，也就是对这种永恒的引人注目感到恼火。”

他步子迈得急促些了。

“这是原因之一，我说过，但主因还在个人方面。这原因您可能会更好理解。主要是因为我怀疑自己的资格，至少是彻底怀疑我的英雄业绩。我可是比那些好奇的陌生人知道得更清楚，掩藏在勋章后面的这个人，压根儿就算不上英雄，甚至明显是英雄的反面。他属于这么一群人，即为了摆脱绝望的处境，因而疯狂地投身于战争。与其说是履行自己职责的英雄，

倒不如说是躲避自身责任的逃兵！我不知道你们有何感想，至少我觉得，生活被蒙上了灵光和神明之光环，这不自然，叫人无法忍受。不必再将我的英雄业绩挂在军服上四处溜达了，我感到真畅快啊。就是现在，如果某人掘出我往日的荣光，我仍愤怒不已。我何不向您承认呢，昨天我差点儿要走到您桌子跟前去训斥那个饶舌的家伙，他要吹就吹别人，别吹我。整个晚上，您饱含敬意的目光，弄得我很恼火。为了更正那位长舌朋友的吹嘘之词，我情愿强迫您听听，我到底走过了怎样曲折的道路，才成就我整个的英雄业绩的——这是个相当奇特的故事。它毕竟能说明，勇气常常与倒转过来的懦弱别无二致。而且，现在就让我敞开心扉地向您讲述这个故事，我也没什么顾虑。这事已过去二十五年了，与他再无牵涉，早就成了另一个人的故事。您有时间么？不会让您感到无聊吧？”

我当然有时间。我们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又来来去去地走了很久。在其后的几天，还曾呆在一起长谈。我对他的讲述仅作了少许变动。或许骠骑兵换成了轻骑兵；部队的驻防地在地图上稍稍移了一点，好让人认不出来，且预防性地隐去了全部真名。但主干的东西我一点也未杜撰。现在开始讲述的，不是我，而是这位叙述者。

故事的缘起在于一种笨拙，一件全然无辜的蠢事，或者用法国人的话说，一桩“gaffe”。^①事后我又试图弥补我的愚蠢造成的过失。可是，过于匆忙地修理钟表内的某个齿轮，往往会毁坏整个机件。即便是在多年后的今天，我依旧无法确定，我全然的笨拙止于何处，我自己的罪负起于何时。说不定永远不会弄清楚。

那时我 25 岁，为轻骑兵某部现役少尉。我不敢说，我曾对

^① 法文，意为“蠢事，不合时宜的事”。

那个军职有过特别的热情或者曾感到当军官是我内在的天职。但是，在一个旧式奥地利官员的家里，两名女孩与四个老是饥饿的男孩，围坐着一张食物无多的饭桌，此时此刻，人们是不会多问他们的爱好呀什么的，而是早早地把他们送入职业的烤炉，好让他们不至过久地拖累家庭。我哥哥乌尔里希，因读书过多，在公立学校就弄坏了眼睛，被人塞进了神学院。而我身子骨结实，他们便指点我进入军事学校。我从军校开始，生命之线^①便自动向前卷绕，不必再加照应。一切都由国家来操持。几年之间，国家就按预定的模式，将一个尚未成年的、脸色苍白的男孩，免费培育成一名稚须初露的候补军官，并把他送往部队，这时他已可供差遣了。有那么一天，正值皇帝寿辰，还不满 18 岁的我，从军校毕业了，紧接着领章上便缀上了第一颗星，这样就踏上了第一级台阶。此后相隔一段段应有的时间间隔，我就能一步步自动获得晋升，直至退休并患上痛风病为止。为什么偏要当骑兵，去这种花销相当惊人的部队服役，这也根本不是我本人的心愿，而是我伯母戴西的怪念头。她嫁给我伯父是再婚，其时伯父已离开财政部、转而就任收入较丰的银行总裁之职。富有而故作风雅的伯母，不能容忍她的亲属中的某个也姓霍夫米勒的人在步兵部队服役，从而“辱没”她家的门庭。为了上述这个怪念头，她每月要破费一百克朗，作为对我的补贴，所以，任何场合我都得万分恭顺地对她感恩戴德。至于在骑兵部队服役或者当现役军官是否称我的心，倒是没有一个人考虑过，我本人思量最少。一登上马鞍，我心情顿时舒畅，马颈之外的事，我就不想啦。

1913 年那年的 11 月，肯定是有道什么命令从这个机关传到另一个机关，因为我们骑兵连一下子便从雅罗斯劳移至

① 希腊神话中命运女神所纺的线，为生命的象征。

匈牙利一座边境小镇驻防。至于这小镇我用的是不是真名，那倒无关紧要，因为奥地利外省的两个驻防地彼此大同小异，其相似程度有如同一件外套上两颗同一制式的纽扣。这儿和那儿的军营，都是一副模样：一座营房，一个练马场，一个操场，一间军官餐厅，再加上三家旅馆，两间咖啡馆，一间糕点甜食店，一家酒馆，一所破败的剧院。在剧院里献演的是些衰老无用的女高音歌手，她们还万般温柔地周旋于军官与一年制志愿兵之间，作为自己操持的副业。服兵役嘛，哪儿都是一样的忙碌，一样的空虚无聊，每个小时都是依照上百年来呆板不变的勤务条例加以安排，业余生活也看不出有多少变化。在军官餐厅见到的是同样的面孔，听到的是同样的谈话；在咖啡馆里摆的老是那么几种牌局，玩的总是那种弹子游戏。有时候你也感到惊异，亲爱的上帝居然会乐意，至少在这么一座七八百幢房子的小城周围，布上另一方天空，安排下另一种风景。

不过，这个新驻地与我从前在加利西亚的驻地相比，有个优点：它是个快车站，紧挨着维也纳，离布达佩斯也不是太远。谁要是有钱——总有形形色色的富家子弟在骑兵部队服役。尤其是那些志愿兵，有的出身高贵门第，有的则是工厂主的子弟——，他便能，如果溜得及时，便能乘五点钟的火车去维也纳，而后坐两点半的夜班车赶回来。其间他有足够的时间，上剧院看戏，在环行大道上溜达，扮一回骑士，且偶尔寻一寻艳遇。最令人羡慕的人中，有那么几位甚至在维也纳为自己保留有固定寓所或宿夜处。可惜，这类提神醒脑的放浪行径的开销不是我的月俸所能承受的。所以，我唯一的消闲处就是那家咖啡馆或糕点甜食店。既然我感到在那儿玩纸牌往往花费太大，因此我便转而玩玩弹子戏，或者下下象棋，这样更便宜。

有一天下午，大抵是1914年5月中旬，我也和往常一样坐在糕点甜食店里与人下棋。对手恰好是“黄金天使”药房的药

剂师。此人还是我们驻防的这座小城的副市长。例行的三局棋我们早就下完了，只是因为懒得起身，便坐在那里闲扯个没完。在这索然无味的偏僻小城，还能去哪儿呢？但这种闲谈没精打采的就像燃尽的烟卷，还冒着些许青烟。这时店门突然开了，飘动的喇叭裙，挟着一股清新的空气，引进来一位漂亮的姑娘：褐色的杏眼，深色的皮肤，衣着讲究，完全不像乡下人。主要的是在这可怜的单调中露出了一张新面孔。只可惜这位俏丽的天仙，对我们这些满怀敬意和面呈叹赏之色瞧她的人，一眼也不睬，而是迈着轻盈的步伐，横穿店室内九张大理石小桌，径奔柜台而去。她在那里立即大肆订购，计有一整打点心、蛋糕和烧酒。这姑娘灵巧而又生气勃勃。我立刻注意到，制糕点师傅在她面前鞠躬行礼，谦卑至极，我从未见过他燕尾服的后背缝绷得如此之紧。他妻子甚至也从收款台的位置上立起身来，整个人儿几乎都要溶化在她自己那种柔柔的殷勤中了。这位丰盈结实的外省维纳斯，平日里全不把军官们向她献的殷勤（一到月底，大家往往会欠她好几笔小帐）放在心上。糕点师傅往顾客帐单上登记订货的时候，那个漂亮的姑娘心不在焉地嚼着几颗夹心巧克力糖，一边还和格罗斯迈埃尔太太聊上几句，但对我们一眼也没有瞧过。也许是我们伸长了脖子看她，显得过于热忱了些。当然罗，这位年轻的小姐用不着劳动她的纤纤素手，去拎那唯一的一个小包。正如格罗斯迈埃尔太太恭顺至极地向她保证的那样，所订的糕点之类将可靠无误地送到小姐府上。这位姑娘根本也没想到，要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在钢制的自动收款机旁交付现款。我们大家马上明白过来：噢，一位极高贵的、重要的主顾！

她现在料理完订购之事，转身欲走，格罗斯迈埃尔先生抢步上前，替她开门。那位药剂师先生也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向这位从身边飘然而过的小姐致意。她以非常